



永远的 FlyinDance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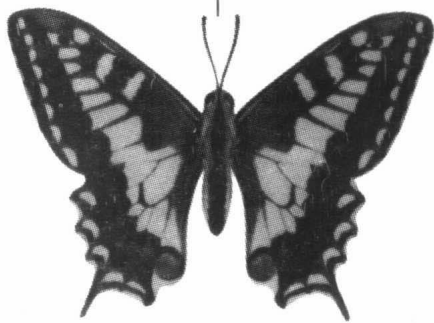
蔡智恒 / 著



永远的
FlyinDance

蔡智恒 著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续）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远的 FlyinDance / 蔡智恒著. - 广西: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0.11

ISBN 7-219-04632-2

I. 永… II. 蔡… III. 小说-中国-当代
IV. G3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1126 号

永远的 FlyinDance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续)

出 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 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 14 号)

发 行: 广西新华书店

印 刷: 广西地质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7.5 印张

版 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书 号: ISBN 7-219-04632-2/G·914

定 价: 13.80 元



痞子蔡档案

蔡智恒 网名：痞子蔡

1969年台湾第一次贸易出超。

11月13日，我来到了俗世红尘。12月12日报户口，以致旁人皆误会我为射手座。我喜欢这误会。幼儿园没毕业，念了两次中班，在天主堂。所以我并不信天主教。

1975 - 1981年念布袋国小。

前三年成绩很差，曾被误认为是低能儿。1979年第一次接触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从此成为金庸迷。

1981 - 1984年念布袋国中。

男女同校了三年，竟没有一个女孩子说她喜欢我。此为布袋国中七大奇案之一。1981年第一次接触安达充的漫画，从此成为安达充迷。

1984 - 1987年念台南一中。

在班级杯台球赛以两球之差，败于台球社社长之手，从此封拍。三年间不请假、不缺席、不迟到、不闹绯闻。

1987 - 1991年念成大水利。

1987年在成功厅舞台上大跳脱衣舞，得到土风舞赛亚军。1990年职棒成立，味全是我的最爱，从此成为龙迷。

1991-1993念成大水利研究生。

第一次打垒球，创下九个守候位置皆曾先发的纪录，平均打击率超过五成。

1993 - 2000 年念成大水利博士。

1997 年 9 月遇见轻舞飞扬，1998 年 3 月写下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1999 年 8 月《7 - ELEVEN 之恋》出版。1999 年 11 月《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简体字版面世。

2000 年 9 月取得博士学位。

2000 年 10 月《雨衣》简体字版正式出版。

痞子蔡的网站：

<http://mail.isdn.com.tw/~john/jht.htm>

<http://i.am/jht>

永远的FlyinDance 1

爱是有缘 51

围巾 85

洛神红茶 113

香水 141

阿妹 151

阿母，我满廿十八了 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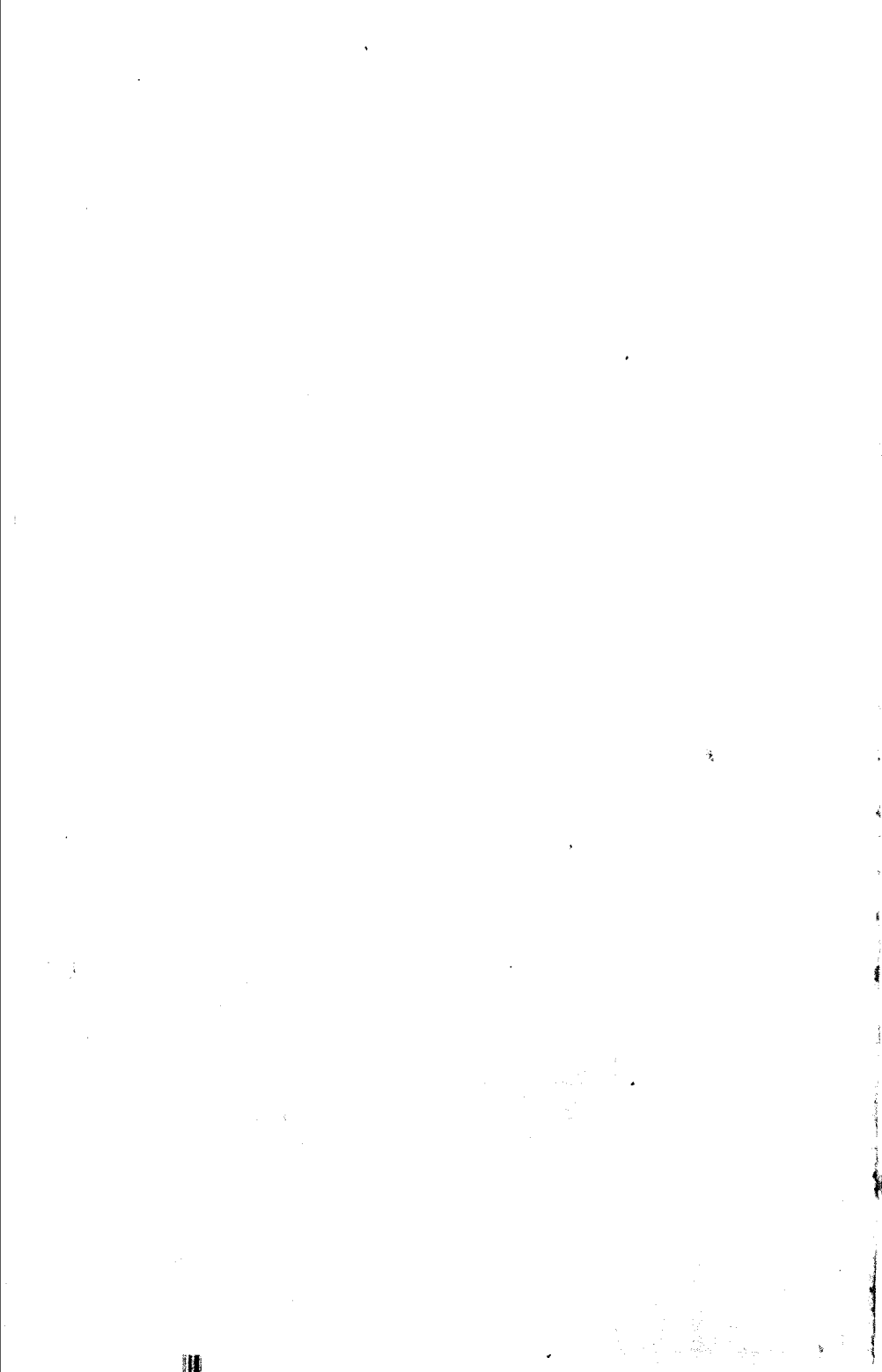
痞子蔡诗集 169

附：聊天高手秘籍(一) 191

永远的 FlyinDance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续)





(1)

我的防洪工程终于被无情的海浪冲垮，
我已无法控制住长期积累的泪水。
不过，
这时，
我反倒觉得舒服了些。
不管我怎么做，
你，
轻舞飞扬，
始终是我心中最重要的一段回忆。
人死不能复生，
或许这种执著真的无知透顶，
不过与其让我抛弃这段美好的回忆，
我宁愿去受情感的煎熬。
我木然地拖着身子回到宿舍，
阿泰已去享受学弟们“孝敬”他的鹅肉了，
或许现在又在向一群色狼们传授他追女孩子的“五浪真言”等等之类所谓的秘笈了。
我虽然答应了他很快赶来，
但此时还哪有心情去听他瞎掰呢。
不过更重要的是，
我不想让任何一个人看到我现在的模样。





这些泪水仅献给飞扬。

再上网去看看吧——我早就养成了这种习惯——上面依然
单调得很，
冷清得很，

只不过时不时会有几只“雄性野兽”在那里长嚎几声。

无目的地在 Page 间换来换去，

这时我才发现，

我握着 mouse 的手在颤抖着。

那时在网上初遇飞扬，

我也在颤抖着。

那时的颤抖是因为惊喜，

而今天的颤抖则是来自内心的伤痛。

4

周围漆黑一片，

只是电脑还亮着。

显示器屏幕发出的幽幽白光这时让我觉得很不自在。

跟电脑交往这么久，

倒是第一次产生这种感觉。

算了，

干脆离线吧。

电脑上的一丝光也熄灭了，

整个房间陷入静寂的黑暗之中。

自从飞扬离开的那一起，

我经常把我自己一个人困在这样的黑暗中，

这时，

唯一的感觉就是孤独。

过往，
靠回忆与飞扬的时光还能给我带来一丝温馨的藉慰，
不过，
现在它给我的感觉却那么苦涩。
窗外的野猫今天反常地在四点才叫，
怎么叫声那么凄厉？
半睡半醒着已不知不觉到了黎明，
阿泰这个家伙竟还没有回来，
看样子晚上又有艳遇了。

在飞扬去了台北的时候，
我尚能靠拼命地写论文来冲淡对她的思念，
可此时，
我复杂的心情竟能将那些我将来要靠它吃饭的方程掩盖得
严严实实。
离呈交学术论文的日子还有几个月，
我决定要到远的地方去走走，
算是散心吗？
我不知道。
留了张便条给阿泰，
贴在他放安全套和“罹难者手册”的抽屉上——那儿他肯
定能看到。

我准备先去台北，
跟老妹说一声，
顺便再拉点“赞助”。
在拉开衣柜的一刹那，





我看到了这套我留作纪念的“流体力学”。
什么时候才能再次见到那套迷人的“咖啡哲学”呢？

.....

(2)

坐在飞往台北的飞机上，
我挑了个靠着窗口的座位。
外面的云层被阳光映成金色，
金得耀眼。

6

“这里会有轻舞飞扬所在的天堂吗？”
我突然产生这种近似白痴的想法。
可能是因为凌晨的时候太伤心的缘故吧，
先是胡思乱想，
现在思想又模糊起来，
很快，
便倚着窗口睡着了。

我清楚地看见一只蝴蝶，
有点像在“蝴蝶王国”台湾也很难找到的枯叶蝶，
但细看又并不相似——它全身都是褐色，
却褐得闪闪发亮，
在空中轻快地飞舞着，

就像……就像一杯香浓的咖啡……我猛地惊醒，
旁边的乘客给我递来一杯还冒着热气的咖啡：

“见你那么困，刚才空姐派饮品时，我帮你要了杯咖啡。”

“谢谢。”

我接过咖啡，
啜了一口，
单是苦涩，
却无香浓。

……

刚向老妹提出这个打算，
便招来劈头大骂：

“你是不是上次淋雨后发烧烧坏了脑子？
无缘无故就要往外跑。

……不过，

看在你是我老哥的份上，
如果你去上海，
我就资助你。”

不知道老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反正去哪儿对我来说都没有关系，
上海就上海吧。

“那好，
我帮你打电话去办手续，
你就先在附近逛逛吧，
弄好了我 call 你。”





第一次见老妹要付钱还那么兴奋，
只要不是白痴的人都看得出她在另打着什么主意。

我实在觉得台北没有什么好逛的，
给我的感觉只是伤感。
我甚至不敢再经过 277 号公车在那里的站牌，
不敢望一眼“荣总”，
更不敢踏足那块竖着十字架的土地，
其中的原因说真的我也不太清楚，
大概是因为我不想接受这个现实吧。
于是我便在街上无目的地瞎逛，
抬头看到太阳，
“今天的太阳好圆呢。”
我自言自语道。

8

终于熬到了 call 机响的一刻，
老妹说她已带着我的行李回家了。
搞什么嘛！
赶到老妹的住处，
她将一张机票递给了我：
“我只能帮你办到在那里呆一个礼拜，
也应该够了吧。
这是来回双程机票。
我有一个师兄在上海，
攻读交通大学信息系的博士学位，
我会叫他去机场接你，
你可以跟他住在一起，

他会照顾你的。
至于他的名字，
我也不大记得了，
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对了，
顺便帮我把这封信交给他。
如果你敢在路上偷看的话，
我不会放过你。”

“你既然怕我偷看。
干嘛不自己寄去嘛？”

“他一直不肯告诉我他家的地址，
我又怕寄去他的学校会弄丢。
拜托啦，大哥。”
老妹竟会如此低声下气地求我，
顿时觉得自己高大了许多，
算了，
帮就帮吧。

坐在第二天飞往上海虹桥机场的空中巴士上，
广播里传来飞行高度的报告，
比正常的低了不少，
今天起飞的时候天气不太好，
但造成低飞的原因是天气呢，
还是我现在沉重的心？
——我又在胡思乱想了。





大城市毕竟是大城市，
机场出口处人山人海，
可是，
老妹的那个师兄呢？
该不会老妹没联系上吧，
我可不想在这里流浪街头。
“台湾的蔡先生请到服务台，有人找。”

还好我听力不是很差，
在如此嘈杂的环境中，
总算听清楚了那段广播。
这蔡先生是指我吗？

10

在服务台，
真的有个青年在那儿等着。
远远地打量了一下，
他还没我高，
样子也很平凡，
我暗自庆幸，
庆幸我不用感到自卑。
于是我一个箭步冲上去，
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就像在茫茫大海中抓住了一个浮标一样：
“你好，
想必你就是我老妹的师兄吧，
这次我来麻烦你了……”

没想到那人一副惊诧的样子，
六目（我有四只）相视了许久。

“可能你认错人了，
我在等我女朋友。”
他尴尬地笑了笑。

这时一个身影从服务台后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

“您就是从台湾来的蔡先生吧。”

总算找到了，
我的心先激动了一下，
但马上又凉了半截。
我们相距大概 60 公分，
我要仰视 13 度才能与他正视，
 $60 * \tan 13 =$ 我的身高，
他竟有一米八五！鼻梁上虽架着一副眼镜，
还不脱一点书生气，
但给人的感觉却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斯文。
我敢断言，
假如他的性格跟阿泰一样的话，
死在他手上的女孩一定不比阿泰少。

坐在驶向他家的出租车上，
他先开口了：
“听你妹妹说你很喜欢上网冲浪，
正巧我也很迷恋网路，
所以我们干脆以网名相称吧，

